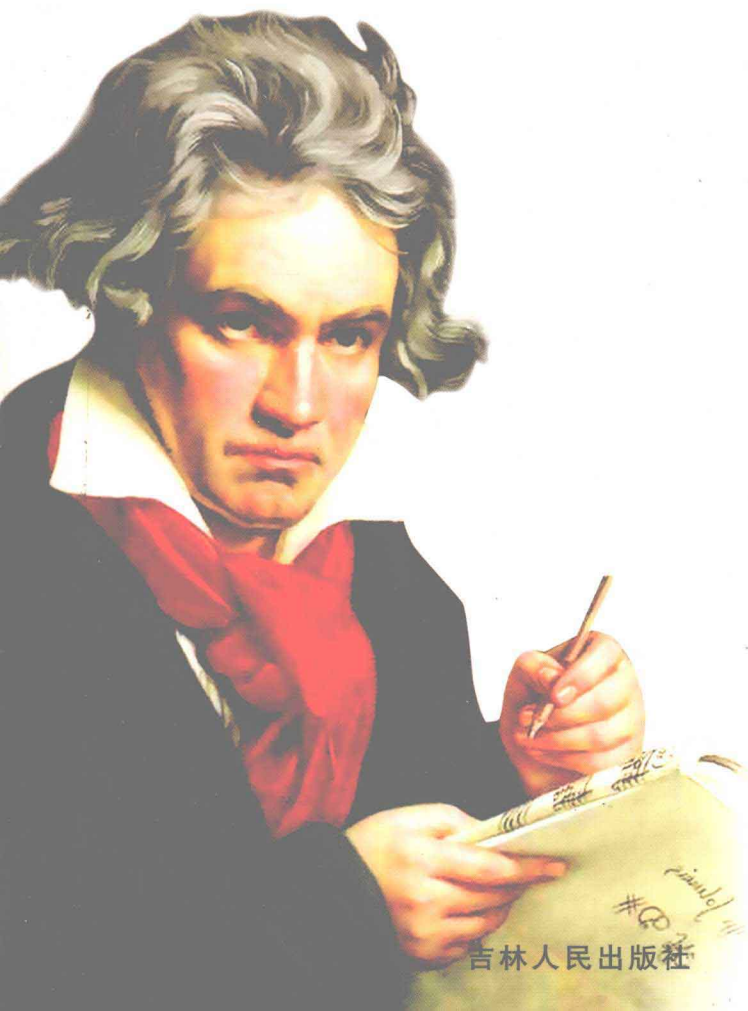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勤奋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，思考是理解知识的利器，读书是掌握知识的捷径，练习是巩固知识的方法，讨论是理解知识的妙招，探求是创新知识的途径。



名人轶事录

MINGREN YISHILU
曾煜◎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Q 青少年探索文库
QingShao.NianTanSuoWenKu

名人轶事录

曾煜 编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人轶事录 / 曾煜编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0

(青少年探索文库)

ISBN 978 - 7 - 206 - 07060 - 0

I. ①名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近代—青少年读物 ②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—青少年读物
IV. ①K8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079 号

名人轶事录

编 者: 曾 煜

责任编辑: 赵梁爽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970mm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1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206 - 07060 - 0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

001

谈龚定庵	周黎庵 / 001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	鲁 迅 / 008
半小时访章记	周黎庵 / 012
章太炎先生轶事	周黎庵 / 020
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	曹聚仁 / 026
章太炎先生	曹聚仁 / 031
记辜鸿铭	胡 适 / 035
辜鸿铭先生轶事	梁实秋 / 041
辜鸿铭	林语堂 / 043
忆辜鸿铭	周作人 / 049
记我所知道的槟城和辜鸿铭	凌淑华 / 053



追忆曾孟朴先生	胡 适 / 058
记曾孟朴先生	郁达夫 / 061
我的康有为	周越然 / 066
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	梁实秋 / 074
吴稚晖先生	陈西滢 / 077
一个刘姥姥的话	曹聚仁 / 083
我认识的亚子先生	谢冰莹 / 091
记齐白石	钱歌川 / 096
蔡子民	周作人 / 101
忆刘半农君	鲁 迅 / 105
刘半农与礼拜六派	周作人 / 109
鲁迅翁杂忆	夏丏尊 / 112
鲁迅卖金牌	许钦文 / 116
关于鲁迅三数事	周作人 / 122
鲁迅的性格	曹聚仁 / 127
鲁迅先生的骂人	曹聚仁 / 131
谈鲁迅	曹聚仁 / 136
钱玄同	周作人 / 141
许地山的旧话	周作人 / 144
我所见的叶圣陶 (名绍钧)	朱自清 / 148



忆周作人先生	梁实秋 / 153
晚年的周作人	文洁若 / 160
胡适先生二三事	梁实秋 / 173
怀念胡适先生	梁实秋 / 181
关于庐隐的回忆	苏雪林 / 195





谈 龚 定 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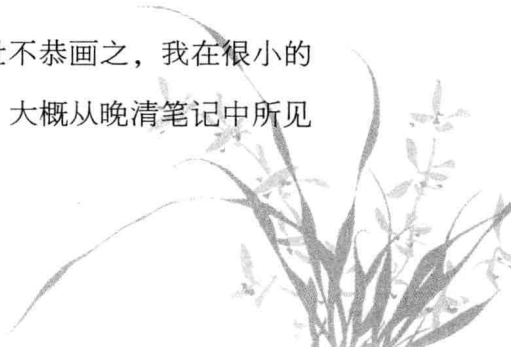


001

☒ 周黎庵

我对于清代人物常想谈谈，尤其是袁子才，郑板桥，李笠翁，汪容甫，金圣叹，龚定庵这几个有骨气的文人。子才和板桥，已经在《论语》上谈过，关于汪容甫的材料搜集不多，金圣叹却不便谈起，谈起金圣叹，总不免谈起他的死，或许会说起他临死的几句话的幽默，我不信受了委屈到“杀头至痛也”的地步还有闲情说笑话，则其说笑话或是幽默实是要免去狱吏罗织自己家族而已。我以为圣叹临命说笑话比破口大骂还要可哀，那真太可叹息；现在因为还乡，身边只有一部《定庵文集》，其余的书都扔在海上，因而有机缘重看一遍，所以还是先谈谈定庵吧。

定庵为人，最好以怪诞不羁，玩世不恭画之，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清代文人中有龚定庵其人，大概从晚清笔记中所见



为多，定庵为人是幽默的，全不是我们日常所见到学派中人；他思想以自我为宗，不榜依门户。有清中叶，桐城方姚滥调统治全国文坛，定庵所为诗文，独强悍伟丽，不立宗派，思想尤渊渊入微；平生治学颇杂，著作亦伙，然多已人间不传，今日坊间所通行者，如世界的《国学名著》，商务刊行国学扶轮社出版的《龚定庵全集》，皆据程勣赵惠甫江建霞诸氏的评校本，算不得定庵的全集，定庵的全集有二十四卷，他的好友魏源（默深）手辑，今已不可见，龚子孝珙手抄本，亦颇完全，有人曾于西湖畔尼庵见过，尼盖孝珙之妾也。世界及国学扶轮社的《定庵全集》并不好，将定庵之所谓经济文章都刊在里面，在刊者以为堂皇，而我辈正厌其头痛，大概定庵最好的几篇文章，要算游记杂说。其小品可观，大品文章失之太涩，没有什么好处。定庵的思想。最好要从这类小品中去看他，如《说京师翠微山》云：

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，有四松矣，形偃神正，
白昼若雷雨，四松之蔽可千亩，平生至是见八松矣，
邓尉之松放，翠微之松肃，邓尉之松古之逸，翠微之
松古之直。邓尉之松，殆不知天地为何物；翠微之
松，天地间不可无是松也。

我读定庵奇文，大概要推此为第一，其好处却正苦说不出；然读之无有不好之者。定庵是天才，为文神采飞舞，不苟绳墨，桐城滥调，当然不足牢笼，即士大夫晋身之阶的“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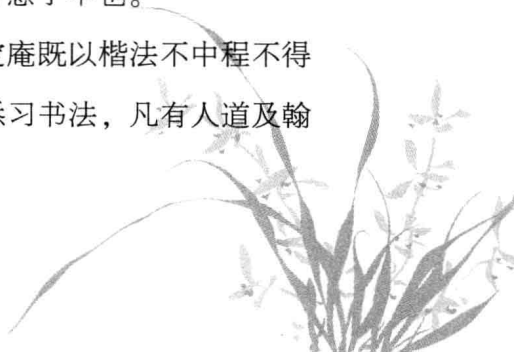


股”，又何尝愿意干过来！故定庵累试不就，有感而作《病梅馆记》。及既捷春官，殿试时又不得入翰林，但当时定庵的殿试文章确做得极好，题目是《安边绥远疏》，时张格尔甫平，方议新疆善后问题，定庵牖举时事，洋洋洒洒千余言，直言无隐，阅卷大臣皆大惊，卒以楷法不中程，屈列三甲十九名；故事，不由翰林起家者升迁迟滞，定庵愤而作《干禄新书》（此书已不传只存一序），这是天才对于压迫的呼号，如《病梅馆记》云：

或曰：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，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，梅以疏为美。密则无态，固也。此文人画士，心知其意，未可明诏大号，以绳天下之梅也。又不可使天下之民，斫直，删密，锄正，以殒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。梅之欹之疏之曲，又非蠢蠢求钱之民，能以其智力为也。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，明告粥梅者，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，删其密，天其樛枝，锄其直，遏其生气，以求重价，而江浙之梅皆病，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

我在学校时，受不喜欢的功课压迫，每至苦极，读此文时不觉潸然泪下，乃知定庵之言，非言梅，实言其自己当时受制义楷法压迫之苦，由衷而发，观梅而有感于中也。

关于定庵的科第，是颇有趣的，定庵既以楷法不中程不得入翰林，乃恨翰林刺骨，令家中妇女悉习书法，凡有人道及翰



林；必愤然对曰：“今日之翰林，犹足道耶？我家妇女，无一不可入翰林者。”其叔龚文恭公为礼部尚书，有门生求见，盖新入翰林者，定庵避入耳房。文恭询作何事，门生以写白折子对，文恭称善，复告之曰：凡考差字迹宜端秀，墨迹宜浓厚，点画宜平正，则考时未有不入壳者。定庵忽鼓掌大笑而出曰：“翰林学问，原来如是。”于是遂与其叔绝往来。作《干禄新书》以刺之，书至今已不传，唯一序尚存。其实欲书法中程也是一件难事，人各有其天性，强之学柳学颜如何要得来？昔王世贞有云：“吾目有神，吾腕有鬼。”袁子才礼亲王（名昭槱，啸亭杂录作者，此公在清代为宗室中第一博雅人物），皆有此感，今得定庵有三矣。我喜求人作书，然不喜求诸名家，以所谓名家者，非魏汉，必六朝，我家藏碑帖，尽日摩揣尚有余，何用此辈并碑帖且不如者？然我所求者，正欲如定庵子才其人，悬吾书斋，供我欣赏其个人笔调耳！

定庵为人善谈，工谐诙，而且极精蒙古语，这等处颇可见定庵是天才。间尝论人，以为善于属文的人，却不善谈，其人未必真率；但善谈之人，则正可不必见其文章，有其波澜气势无疑。天下尽有善文不善谈者，却无善谈而不善文，此说似极有理。定庵谈锋极利，中杂以谐诙，尝记其一事，令吾神往有日，出处已忘却，只得自撰：

定庵客某宦家，有客来访（大概是魏默深吧），与之畅论今昔，纵横千古，自昼达旦，未尝呼饮饌；客兴尽欲去，定庵



欲送客，而所着履已杳，乃白足送之，及反，令馆僮遍觅之不可得。岁终撤帐，僮子始于帐顶得之，盖定庵与客谈时，神采飞舞，兴酣色动，不觉头科足跣，所着履以一蹴之力，遽反飞至帐顶，而主客竟两不察觉，盖可见其善谈。定庵不可及，客亦不可及。

这种主客精神实在难得，吾人读其事即可想象其文章！此种人倘得以之为山长，为讲师，其功效殆胜于死猪式之教育万倍，定庵既然善谈，则善谈中必有幽默流露，尝记其一事，颇有趣，可想见其玩世不恭的态度：

定庵在扬州时，一日于盐商席间，酒半，行联句之令，一商云：“正是桃红柳绿天”，定庵急续云：“老夫人移步出堂前”，大笑绝缨而去。

定庵治学，虽繁杂浩博，然而不依傍门户，取怀疑态度，不肯轻低首古人，《定庵年谱》载其谒孔林，极可见其一斑：“先生屡过兖州，未至曲阜，至是自幸著书有成，慨然曰：‘可以谒孔林矣。’遂谒至圣庙，两座儒者有拜有弗拜，亦有强一揖不可者。”晚年以研学佛，亦精内典，故其于学可谓无不窥，大概清初鸿博人物，毛西河朱竹垞之流以后，定庵之学，当推第一，惜其为人放诞，遂不齿于正人君子之目，历数诸子，殆无作为比。胡甘伯以汪容甫（中）魏默深（源）龚定庵（自珍）为国朝古文三大家，谓汪文内闳肆而外谨严，定庵则内谨严而外闳肆，魏则兼之而两不及。这评论也不见得有什么

独到，定庵之文，失之用字太僻，乃是实在耳。但当时士大夫，能诵史鉴，考掌故，慷慨论天下事，卖定庵开其风气，较之只知八股制义殆已高出万倍。大概定庵经学史学，都有渊源，定庵父阁斋为金坛段玉裁婿，而定庵又为玉裁孙婿，段氏为一代大师，定庵幼承其教诲，这等处总有些渊源也。

关于定庵的死，我集有三种资料，可供谈助，（一）以暴疾卒。（二）被宗室贝勒所冤鸩。（三）被所眷妓所鸩。（一）出于年谱，无病状记载，遽言“七月至丹阳，馆于县署，八月十二日暴卒捐馆。”关于（二）却有一段艳史，晚清笔记记者颇多，今转录于此：

初，定庵官京曹时，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（主人盖弈绘，号太素，封贝勒），主人之侧福晋西林春太清慕其才，颇有暧昧事。后稍为主人所觉，定庵急引疾归，而卒不免，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。

此说大概最可靠，盖定庵集中《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》诸阕，实为此事而作，如《桂殿秋》云：

明月外，净红尘，蓬莱幽窗四天邻，九霄一脉银河水，流过红墙不见人。惊觉后，月华浓，天风已度五更钟，此生欲问光明殿，知隔朱扃几万重。

关于第三说是：定庵晚年眷妓灵箫，别有所私，定庵知之，嘱与之绝，灵箫阳诺之，而迹愈密，定庵乃怀鸩以往，语灵箫，倘其人再来，当鸩之，灵箫反以之鸩定庵，药方盖出自



禁中，服之不即死，死亦无伤痕，因之而卒云。大概定庵之死，以第二说最可靠，以定庵之风流放诞，不护细行，当亦可能也。

定庵有子名孝拱，盖亦奇人，有奇才，但清廷疆吏，如曾国藩辈，知而不能用，卒为汉奸，英法联军掠圆明园之役，孝拱实为主谋。但孝拱读书极博，精语言学，为英使威妥玛客（或云巴复礼），其狂放尤过乃父，定庵文稿半经孝拱修改。其改稿时，置定庵木主于旁，以竹杖击之曰：“某句不通不妥，若为我父，故为改之，不敢以此欺饰后人也。”其狂放真不可及。

定庵父子，可谓狂极怪极，而其父子取名尤奇。定庵名自珍，字璣人，号定庵，一名易简，字伯定，更名巩祚，又名率人，爱吾，自暹。定庵之名多而已，其子之名则大奇，孝拱名橙，又名公襄，字孝拱，更名刷刺，又曰太息，又曰小定，又曰昌匏，到晚年始去一切，更名半伦。“半伦”者，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，而尚爱一妾，故曰半伦。其奇其狂如此，因谈定庵，故并及之。

廿四年七月廿二日


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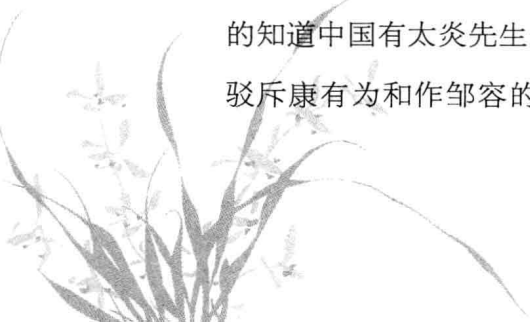


008

鲁迅

前一些时，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，赴会者不满百人，遂在寂寞中闭幕，于是有人慨叹，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，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。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。官绅集会，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；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，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，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，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，和时代隔绝了。纪念者自然有人，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。

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回忆三十余年之前，木板的《尴书》已经出版了，我读不断，当然也看不懂，恐怕那时的青年，这样的多得很。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，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，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序，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





牢。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，正办杂志《浙江潮》，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，却并不难懂。这使我感动，也至今并没有忘记，现在抄两首在下面——

狱中赠邹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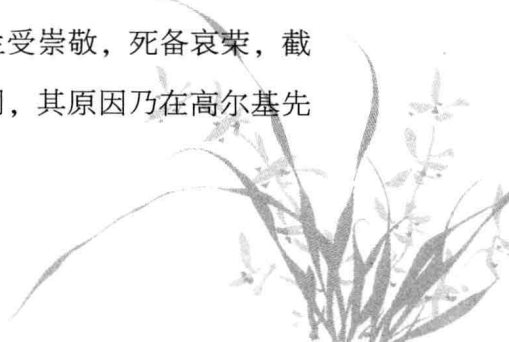
邹容吾小弟，被发下瀛洲。快剪刀除辫，干牛肉作糍。英雄一入狱，天地亦悲秋。临命须掺手，乾坤只两头。

狱中闻沈禹希见杀

不见沈生久，江湖知隐沦，萧萧悲壮士，今在易京门。螭魅羞争焰，文章总断魂。中阴当待我，南北几新坟。

1906年6月出狱，即日东渡，到了东京，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爱看这《民报》，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，索解为难，或说佛法，谈“俱分进化”，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，和“××”的××斗争，和“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”的×××斗争，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往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，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，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，所以直到现在，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

民国元年革命后，先生的所志已达，该可以大有作为了，然而还是不得志。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，死备哀荣，截然两样的。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



前的理想，后来都成为事实，他的一身，就是大众的一体，喜怒哀乐，无不相通；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，但视为最紧要的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（见《民报》第六本），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；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，以遂私图，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，仅垂空文，至于今，惟我们的“中华民国”之称，尚系发源于先生的《中华民国解》（最先亦见《民报》），为巨大的纪念而已，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，恐怕也已经不多了。既离民众，渐入颓唐，后来的参与投壶，接收馈赠，遂每为论者所不满，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，并非晚节不终。考其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举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者，举世亦无第二人：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范。近有文侏，勾结小报，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，真可谓“小人不欲成人之美”，而且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了！

但革命之后，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，自藏其锋铓。浙江所刻的《章氏丛书》，是出于手定的，大约以为驳难攻讦，至于忿骂，有违古之儒风，足以貽讥多士的罢，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，竟多被刊落，上文所引的诗两首，亦不见于《诗录》中。一九三三年刻《章氏丛书续编》于北平，所收不多，而更纯谨，且不取旧作，当然也无斗争之作，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，猝然成为儒宗，执贄愿为弟子者慕众，至于仓皇



制《同门录》成册。近阅日报，有保护版权的广告，有三续丛书的记事，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，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，却无从知道。战斗的文章，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，最久的业绩，假使未备，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，校印，使先生和后生相印，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。然而此时此际，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，呜呼！

